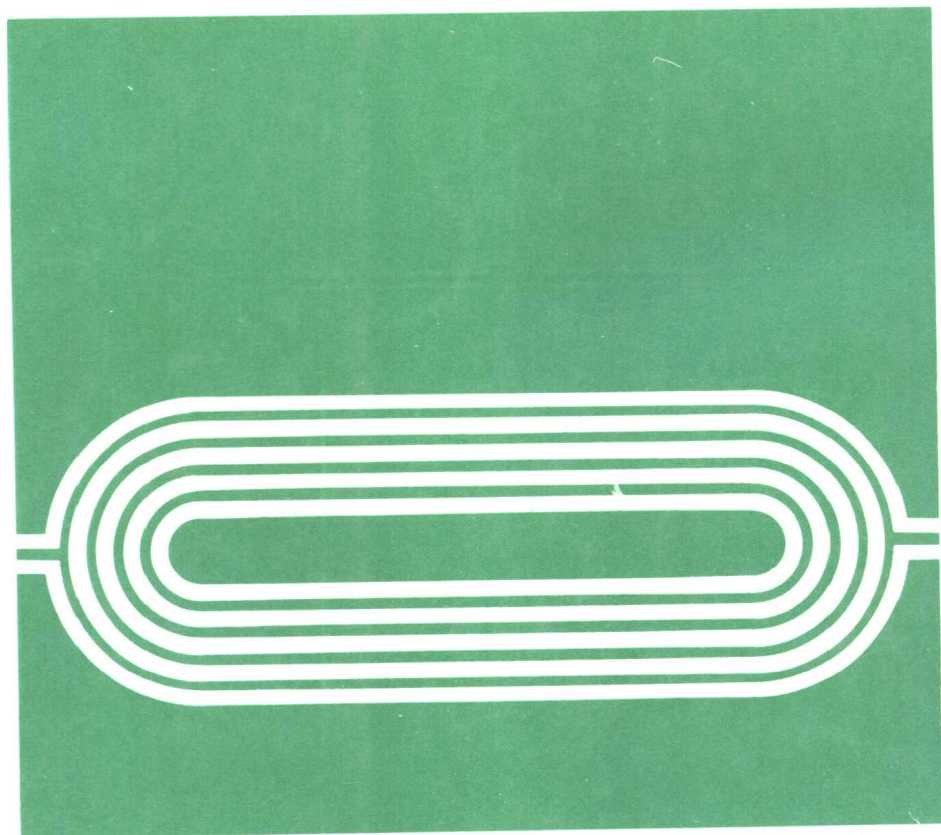


高等教育專題研究

教育叢書

楊景堯著



復文圖書出版社



高等教育專題研究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高等教育專題研究

著者：楊景堯

出版者：復文圖書出版社

發行者：復文圖書出版社

地址：高雄市同慶路一〇六號

總經銷：復文書局

郵撥：四五六五八號

電話：(〇七) 二〇一四四三二
二九一四三五七號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一八〇四號

基本定價：叁元柒角伍分整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出版

¥18.75

自序

這本小書的出版，對筆者個人而言，具有雙重意義。其一是代表筆者在研究所進修期間的結果，因為全書中絕大多數是完成於攻讀碩士學位期間，這些作品雖並非兩年研究的全部成果，但亦可以概略看出筆者研究興趣與重點所在。第二重意義是藉此成果，作為呈獻給家父 楊德和先生五十華誕的壽禮。在家父半百的歲月中，絕大多數的時候，都在為了使家庭更美好、更幸福而努力。家父的偉大，不只在於從赤貧如洗的困境中，奮鬥到擁有今天的基業，更在於他對子女含辛茹苦的教養，和無微不至的照顧，筆者常在想，如何才能使用這支拙筆，將家父奮鬥進取的心路歷程描繪下來，不過恐怕這並不是三言兩語所能罄述，更不是稚嫩的我所能完全體會得到的。

對於書中的十項專題，有必要在此作一簡略介紹。首篇是唯一的譯作，係譯自赫欽斯（R.M. Hutchins）代表著作「高深學術在美國」（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）乙書中的一章。這一章之特別重要，除了可從其文中深遠的蘊義之中看出以外，此章同時也是師大徐宗林教授講授「教育名著選讀」乙門課程中講授的首篇，年年如此。筆者除於大二期間譯畢後，在研究所碩一時，又整體重新譯過，也唯有如此重要的文獻，值得一再品味。

第二篇以七十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為研究主題的文章，係高希均教授指導筆者，完成研究並發表於天下雜誌第十三輯。此項研究除普遍引起各高中的關切之外，也顯示出許多有趣的數據。

第三篇和第四篇實有共通之處，筆者自就讀大學時，經陳奎憲教授的授課，在研究所復有林清江教授的指點，對於教育社會學門有著極濃厚的興趣，不過筆者純屬學習階段，這兩篇作品可作為筆者

在此一領域探索的註腳。

二

第五、六、七篇都是以學生助學貸款爲主題，實則無非緣於一個教育理念，那就是：要朝著教育機會的更均等而努力，這是民主國家可貴的一面。這三篇文章完成的時間相繼達三年，不敢妄言有何珍貴建言，但至少可反映出筆者強調教育機會更均等的理念，一直是筆者從事研究的旨趣所在。

第八、九兩篇，就標題來看，彷彿一則談學費，一則談經費，毫不相干，實則非但相關，而且也是承襲前述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而來。不論是學費或經費，都是我國高等教育的熱門話題：如何訂定合理的學費政策，既不致影響清寒家庭子弟就學機會，又可適度反映學生的教育成本，並可足敷私立大學需求，實非易事；而在資源有限的大前提之下，如何充分有效地運用經費於教育工作上，也是大家關切的話題，前者係經高希均教授指導，後者則爲黃昆輝教授「教育計劃專題研究」課堂上的研究報告。

最末乙篇乃筆者服務於新竹師專（民69、80、81、82）之際所完成的，當時的動機純以了解師專學生的心態爲出發點，因此編製的問卷多落實於師專在校學生的生活問題上，研究結果也普遍引起師專教授和同學的關切。

以上十篇，均曾陸續發表於國內知名的學術刊物上，並獲得許多師長、好友的勉勵和指教。筆者一直相信在學習的歷程中，所完成的研究及作品絕不可能是完美的，但每一個學生應該培養如何針對教育問題進行研究的能力，因爲教育工作本身，就是可以看成是不斷遭遇問題，並設法解決問題的過程。因此，不宜因顧慮自己見解淺薄，或無法與教授比美而裹足不前。唯有親自去嘗試、去體會，從挫折中摸索，從困難中學習，才能夠日益精進，也才能夠日益茁壯。人類的文明，正是如此一點一滴

突破的軌跡所結合而成的。

這本書冒然以「高等教育專題研究」爲名，實則感念郭爲藩教授、梁尙勇教授在「高等教育專題研究」乙門課堂上的啓示，因爲這門課，使得筆者對高等教育有了整體性，並更深入的了解。這對於本書中的大部份作品均有無形的幫助。

每一本書的完成，其背後深信有許多辛酸和努力，而且有許多師長平日的教誨，好友的勉勵，以及個人的毅力和恆心才能創造出來。筆者幸蒙師大教育學系，教育研究所所有師長的辛勤教導，無法一一言謝，只期望能夠不斷自我充實和進步，俾善盡一位師大人的起碼責任。這本書的出版，除要向復文書局楊麗源先生致謝外，最大的功臣乃是就讀於高雄師院英語系四年級的二妹淑鈴，沒有她細心和耐心的校稿，這本書便無法問世了。

筆者才疏學淺，疏漏誤謬之處自所難免，敬祈教育先進方家指正。

楊 景 堯 謹識

民國七十二年九月
於板橋崇廉山莊

目錄

自序

高等教育通才教育思想·····	一
大專聯考與明星高中——不容忽視教育素質之差距·····	一七
教師與學生溝通問題之研究·····	二五
論教師異質性對教學的影響·····	七一
高等教育合理學費的經濟理論觀點·····	八九
學生助學貸款的理論基礎·····	一一五
中美日三國教育助學貸款比較研究·····	一五九
我國現階段學生助學貸款實施成效之研究·····	二二七
淺談教育經費的運用·····	二五三
師專學生志趣、生活及學習態度之研究·····	二八五

高等教育通才教育思想

R.M. Hutchins 原著

赫欽斯 (Robert Maynard Hutchins 1899-) 是美國當代教育哲學家之一。他於一九二九年以三十歲的英齡，出任頗富聲望的芝加哥大學校長，他所主張的教育，是被稱為永恒主義 (Perennialism)，他反對進步主義教育者所強調的「變遷」普遍性，和認為所有價值觀以及世界本身，都可以用變遷的特質來加以說明的看法。他的教育著作很多，其中「高深學術在美國」 (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1936) 堪堪稱其代表作之一，本文選自該書之一章，對於永恒主義所主張的「通才教育」有極詳盡的介紹，同時對於目前教育主要缺失，也提出他個人的看法。

—譯者—

在這一章裏，我所要談的是教育的內容而不是方法。我知道，若想與那些認為不能或不願從書本中獲得真正的教育者，溝通我所深信的觀念，是會有很大的困難。不過我堅持，我將敘述的這一種教育，是每一個人都必須擁有的。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「那些人才應該接受這種教育」，而是我們如何找出一種有效的方法，將這種通才教育施於那些目前我們不知如何教導的人。在你尚未得知有什麼有效的施教方法之前，你不能否定我所敘述的教育內容。假如我們有信心，相信美國的許多天才將能夠

解決這種施教上的難題，我們便沒有理由反對這項教育內容。

經濟發展的結果，要求我們為現代的青年——而且是全部青年，提供某一類型的教育直到二十歲。也許有三分之一的青年因某些緣故，不知道該如何從書本中獲取知識，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棄為另外三分之二的青年，尋求更佳學習內容的嘗試。況且，我們也應該繼續努力研究，尋求出對前述三分之一的青年施予通才教育的方法。如果我們瞭解什麼是「通才教育」的話，相信我們的研究會更為簡單化。

請不要認為由於接受通才教育者，不一定會進入大學，所以否定了我的說法。我所提出的這個計劃，是建立在「通才教育是每一個人的教育，不論他是否將進入大學」這個論點上。這項教育對於他進入大學後很有幫助，但假如他不進入大學，這教育也同樣使他受惠不盡。我承認這裏所說的通才教育，在當前現實功利的社會意識中，可能會被認為一無是處，因為既不能幫他賺大錢，也無法協助他爭取更高的職位。也許通才教育不能夠滿足他在變遷社會中的物質需要，不過却有其更深遠的價值，便是陶冶心智的德性。

一般時尚的功利見解，經常造成本末不分的混淆現象。物質繁榮及環境的遷移或許為我們人類帶來了一些好處，然而其本身並不都是好的。不過，個體的心智之德——良好的心智習慣，本身是好的，而這便是獲取幸福生活的工具。古代對於心智之德有幾種說法，其一是獲取直覺的知識，其二是獲取自科學的知識，其三是獲取自哲學的智慧。此外還有另外兩種心智之德，其一是藝術，其二是審慎。

簡而言之，心智之德是根源於心能鍛練的結果。所謂經過良好陶冶的心智，便是指其能夠在所有方面運用自如。因此，不管這位學生是注定終生沉默或是活躍，經由良好教養的心智之德所構成的教育，才是最有用的教育。記得紐曼曾經說過：

假如這項心智是我們極寶貴的一部份，而且也經過良好的陶冶，則其本身不但是高尚、完美，而且也是令人羨慕的。不但是擁有者本身受惠，同時也擴及他四周所有的人。這絕不在任何世俗膚淺的功利意識下評定其是否有用，而是先由擁有者內在的心智發出，像散佈美好的事物般，如一種力量、一份珍寶，藉其傳向這個世界。

也許有人會認為，我所將提出的通才教育理念，距離我們的現實生活太遙遠了。因為「現實的生活是不斷在改變，而教育也必須跟著改變」，可是我並不能同意這種說法。我並不否認所有東西都在改變，它們都有一個開端，一個中點，及一個結尾。我也不否認，科學與技術在歷史軌跡中，顯現出迅速的成長和發展。但也正因為科技進步留給我們深刻的印象，致使我們誤以為在其他方面也同樣進步著，於是我們摒棄了智慧的遺產，僅閱讀新近的書籍，討論現代所發生的事，企圖使整個學校與時代並肩——甚至超過這個時代。而且刻意地為教育及社會的變遷問題，寫下了琳瑯滿目的著作。

蕭瑞（Paul Shorey）曾說過：如果文學和歷史，只是事實的變遷與融合……可能會像呆板的學究般，什麼都要去學。但到頭來，我們的精神將不得不屈服於過度疲憊和重重障礙的境界裏，設想如果這種變化並不是全盤性的，基本上的真、善、美是可以確定的，那麼這些永恆的價值將一代一代地被不斷涵蓋著，也就是說，無論是超天才的理想，或最佳鉅著所堅持的理性和公正，其基本上是

相同的……。」

由於我們對「進步」的錯誤認識，致使我們將古典的遺產及藝術的精髓，摒除於學習課程之外。而却不論證驗性科學研究方法是否膚淺的情況下，一味地強調，使得教育變成爲當代各種社會活動的僕人。近幾年來，這種態度更因爲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而加強，同時也改變了過份誇張的政治、社會、經濟等層面。我們已經體會到，教育現代的青年，使其能在面對政治、社會、經濟更劇烈的改變之前有所準備，是我們的責任。到，教育現代的青年，使其能在面對政治、社會、經濟更劇烈的改變之前有所準備，是我們的責任。於是部份人認爲，我們應該試著想像出未來的改變是什麼，並且將其融入今日青年的學習課程裏。甚至於有部份人認爲，我們應該決定什麼樣的改變是我們所渴望的，然後不僅是教育學生期待改變的來臨，且應該參與促使改變發生的行列。

教育的目的之一，是要引導人類天性共有的本質。這些本質不論時間、地點，應該都是一樣的。可是教育實際所感到陌生，與困難的地方，正是這種「教育一個人，使其培養出調適切合不同時間、地點所必要的見解」。

教育含有教導之意，教導主要指知識而言，知識就是真理，而真理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相同的。因此教育不論在什麼地方，也都應該相同。在這裏，我並沒有忽視在行政、結構、地方風俗等方面差異的可能性，只不過這些都是瑣碎的問題。我深信，如果大家真正瞭解教育的話，則任何爲所有人設計的課程重心，不論是在任何時間、地點、任何政治、社會、經濟體制下，都應該是一致的。甚至瑣碎的問題，也會因爲課程重心的一致而相類似。

如果大家真正瞭解教育，那麼也應該會瞭解心智的陶冶。心智的陶冶在所有社會中，對每一個人都有相同的好處。至於其他的一切，都成了陶冶心智的手段。物質的繁榮，世界的和平，社會的秩序，公正的美德，都是陶冶心智的途徑。所以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說：現在，天生本性所奮鬥的，所要達到的終極目的，便是人類的理性與心智，所以，下一代公民的培養和道德的陶冶，也應該循此原理而進行。只是重視方法，而忽略了終極目標的教育，將會步入錯誤的方向。

當然，我同意任何通才教育必須教導學生做出有智慧性的活動與行為。因此，這項教育必須由實際邁向智慧的道路開始。但是問題在：什麼才是開始教育他的最佳方法？而這項教育又可能引導他多久？我們必須藉由審慎與實際的智慧，擇取通往我們渴望的終極目標之最佳途徑。這項智慧，包含有來自智力的運用與經驗的累積。但最重要的，是學生們正確的思考。因為我們無法複製學生未來可能得到的經驗，來教給他們，所以教育應該致力於學生正確思考能力的發展上。

亞里斯多德在倫理學上寫著：

當青年都成為幾何學家、數學家等一樣聰明的人時，有人認為，青年的智慧都用在紙上談兵了。這個疑問的原因，是因為青年缺乏經驗，因為經驗是時間的累積，其實像這種實用的智慧，不僅和宇宙有關，而與其他個別的事物也都有關。因為實用的智慧，是一種能力，可以做出關於人類善或不善的事情來，而我們可以藉由適宜的安排，使教育產生最大的貢獻，來發展人類的智慧。

現代的一種說法，視所有教育為公式化的教育，亦即必須對個體的充份發展負完全責任。希臘人認為城市可以教育人民的那種見解（譯註「雅典是希臘人的學校」），已經漸漸被遺忘了。所有本來

城市可以提供的教育，我們現在却想盡辦法將其融入其校的學習課程裏。其實，城市裏的各個家庭、禮拜堂、社區、報紙、電視、俱樂部，甚至是鄰居的小孩等等，都是我們獲得經驗的來源，可是却因為我們不予正視其教育功效而忽略了。於是，反倒由我們的正式教育機構，來提供本由外界就可獲得的經驗。本來是由一些非正式機構或組織，所提供的經驗，到今天也逐漸減少了。但深信仍會有一些有識之士，認為今天的青年所擁有的經驗，比過去更減少了。事實上今天仍舊和以前一樣，我們認為有些經驗可以由其他機構來提供，而學校教育方面，我們應該強調其對青年心智陶冶所能做的貢獻上。一旦青年離開學校，社會的生活自然會提供他們足夠的經驗。我們不應該冀求要同時重視陶冶青年心智，而又想提供他們未來生活的經驗。

今天的青年實際上並沒有將他們的時間，全部用在學校教育上，正如同過去的青年們，也沒有將時間用在心智的陶冶上。然後我們希望這些已經離開學校的青年，在心智上能夠繼續成長，因為他們已經撰有最起碼的經驗，如果我們預先就教導他們如何運用心智能力的話，他們便可以易於瞭解吸收並消化所獲得的經驗，就教育行政的觀點來說，這是一個極好的區別原則，凡是其他機構可以做得很好的工作（譯註：如生活即可以提供經驗），一所大學或學院，便不必重複做同樣工作。因為一所大學或學院本身，就有其獨特的任務，單要將其任務做好，本身就是一項複雜而且艱鉅的工作了。因此，在通才教育裏，我們便能夠聰明地將經驗的提供，交給社會生活，而開始進行青年的心智陶冶工作了。如果有某些永恆的學識，是每一位接受過教育者都希望能夠精通的，而且這些永恆的學識構成了我們智慧的遺產，則這些永恆的學識，將應該是今日通才教育的中心。並不能因為它們太艱深，令人

難以瞭解、或是漸漸從我們今天的課程中消失，我們就忽略它。以兒童爲中心的學校對兒童而言，也許是很興奮的。因爲在這裏，兒童們將可以放鬆他們平常被制止的舉動，因而日後在家裏的表現會更好。但是除非教育者準備承認他們只不過是伴著學生，以監督他們毫無目標導向的嘗試錯誤過程，否則便不應該允許學生自由決定學習的內容，這乃是教育上一種要價值，亦即避免青年們做出更糟的事情來。哈佛大學艾利奧特（Mr. Eliot）所介紹的自由選課制度，一經進步主義學者將其修改以適應低年齡和程度的學生之後，便缺少了教育上應有的內容。假如教育本身沒有固定的內容，我們可能讓學生依循自己的傾向，於是學生便會感到興趣。而且樂意學習，同時也能夠表現出極佳的學習成果，可是這樣子便忽略了一項事實，即教育的目的，是聯繫人際之間，現在與過去之間的思想，並且促進其延續。倘若我們同意這項教育目的，則便不能允許學生時有時無，時好時壞的興趣，來決定學習的內容。

葛瑞史東（Mr. Gladstone）曾有一次談論到，想要從青年們不切實際的幻想中，鑑別出何者可以做爲學習的內容，將會是很困難的。即使是一位已經接受完通才教育的學生，也只能夠在有限的情形之下，才能允許他擁有較大的選擇自由，以選擇他有興趣的學習內容。舉例來說，如果法律上有其智慧的傳統和精緻的遺產，則即使學生爲了消滅休曼的「反托拉斯法案」（Sherman Anti-trust Act），而熱衷於新工具的研究，可是法律學校，仍舊必須牽記著必須將智慧的傳統和精緻的遺產傳授給學生。

我們不能樂觀地認爲，任何年齡的學生，總是會選擇構成教育的重要學習內容。如果我們允許學

生因爲某些學科太難而有逃避的自由，那麼我們便無法授予他們完整的教育內容，當然也就不能使學生在任何公開場合裏，證明的確是受過我們合格的教育。反過來說，如果這個學生是真正受過我們所堅持的教育內容，則不論在任何方面，其所學習由永恒學識所構成的課程內容，將可以使他很容易地熟悉。

之所以原本應受重視反却被忽略的關鍵，並不是在內容方面，而是在方法方面。除了不能聽憑學生的意思來舉行考試之外，我們在整個教育過程裏，是應該考慮到個別差異。照理說，獨立的思考和研究，到今天應該是更上一層樓才對，可是不知怎的，現在幾乎完全從我們的教育課程當中消失。原本這種能力的培養，可以不必爲了時間的緣故，或是爲了滿足青年的各種喜愛，而犧牲應有的教育內容。如果我們是真正的教育者，便需要有一合理的，不致遭受非議的教材。假如這教材是教育的重要部份，我們便不能爲了迎合家長、學生、甚或社會大眾一時興近的怪念頭，而輕言改變。約一百餘年前，劍橋大學三一學院（Trinity College, Cambridge）的校長費魏爾（Whewell）曾說過：「我們可能顧慮到青年的個別嗜好、善變的個性、特殊的傾向，並使其引導、發展出來，然而這並不是真正的教育。因爲我們所引導出來的，並不是做爲一個人所必須具備的，也不是爲了維繫人們思想交流所應有的，因此並不能算是一種人的教育。這種教育並不能稱爲真正的教育，只能看成放縱個性的教育。」

在通才教育裏，我們都希望能引導出人類天性共有的本質，我們對民族的特徵，傳統倍感珍貴，而不是個體在所有時空偶發的單獨事情。

如果我們今天學校裏的教育內容，反映出對個體的各別事物較有興趣，而永恆的學識由於一般人不能興趣而受忽視，我只能說這正是今日學校教育的內容何以更形糟糕的緣故。我們知道，不妥的教育內容所導致的不幸結果，涵蓋了教育的組織，教師與學生的素質和活動，以及人民心智的陶冶等方面。當然啦，這並不是意味著永恆的學識就完全不會造成這些後果。

雖然我們堅持永恆的學識，應該是通才教育的中心，但這並不表示永恆的學識，便是教育的全部。舉例來說，到目前為止，我們尚無法確切知道，科技方面的進步，是否有助於對學生通才教育的實施。此外，由於我們認為通才教育是青年所必須具備的，因此它必須如同將過去與現在聯繫起來般地，將現在與未來聯繫在一起。使學生瞭解未來的思想將會持續發展，與讓學生瞭解過去的思想這兩者是同樣地重要。

關於某些科技學識是否適合成為通才教育的一部份，其問題是在方法，而不是內容方面。換句話說，是如何去教授而不是教授些什麼。倘若某些科技學識只是因為能證明它的存在，就希望也能成為通才教育的一部份，恐怕並沒有多大的幫助。除非我們發現一些原理原則，藉由適當的科技學識，可以達成更圓滿的聯繫。一些對於當前思想問題所持的看法都認為，一位教師不可能只滿足於闡釋過去的思想，而絲毫不對於思想延續到今天的歷史加以說明。

那些主張要以流行時尚的事實，做為主要教育內容的人，並不能藉由強調現代思想的重要當中獲得些什麼；因為他們並不是對所有思想都同樣有興趣。如果他們堅持以現代思想做為通才教育的中心，這會如同堅持以聖奧古斯丁和斯賓諾沙做為教育的中心般，令人感到驚訝。如果他們聽到費魏爾所

宣稱的進步主義的教育，或許會稍感欣慰，只不過這種教育，要遠在我們所說的通才教育之後，才能慢慢實現。費魏爾說：

「……爲了這個目的，我們只觀察到人類心靈活動的外在表現是不夠的，進步主義的學識，同樣也必須成爲一般人類學習，成長中的一部份。它們必須展現出屬於人類獨有的特色來，儘管這些學識的形態不可能永遠一成不變，然而它們的原則必定是普遍、一般性的。這些學識必須是人類理性的結晶，而不是逞一時之快或是善變的主張。它們的目標在於真理，而不只是改變或新奇。而既然人類心智的成長，是由真理到真理，因此任何新的真理，必須建立於舊真理的基礎之上。教育所涵蓋的進步主義的學識，必須植基於必備的永恆的學識之上。前者是其上層架構，後者則是其基礎。」

費魏爾又說：

「一位真正參與發展科技的人，在他受教育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之後，由於所學之故不得不如此做；我們應該將截至今天爲止的現代科學與哲學融入教育之中，以呈現其本質與原理，但不必要單指其中某一部份。如果我們將上述項目摒除於教育內容之外，有關人類心智的陶冶雖然不甚完整，但依然可以使個體與過去的歷史維持聯繫，同時也能夠爲今日的生活做準備；可是如果教育內容之中，省略了古典的文學和推理的數學，則不論他對現代的文學和哲學有多麼精通，依然無法使他領悟知文學與哲學的精髓，因爲他並不具備一些偉大文學和哲學原著者所擁有的心智。」

、讓我們撇開行政上與方法上的問題不談。假定我們有一特別的教育機構，在這裏有四個年級的學生，大約是介於高二到大二之間。假設這些學生每一個人都懂得如何從書本之中獲取智慧。再讓我們